

一封給墨西哥眾召會並眾聖徒交通和警告的信，

關於一個在我們中間當前的危險

二〇〇九年一月

自從三十多年前主的恢復來到墨西哥，迄今已有七十七處召會興起，將近四千位聖徒；這是主對在新約職事領導下同心合意的祝福。我們為著主在這段時間所作的一切感謝祂。作為召會和工作中的領頭弟兄，我們擔負牧養神群羊的責任，這不僅包括顧惜和餵養，也包括在需要時候，向聖徒們發出警告的號聲。

以西結書三十三章六節：『倘若守望的人見刀劍臨到，卻不吹角，以致人民未受警戒，刀劍來除滅了他們中間的一個人，他雖然因自己的罪孽被除滅，我卻要從守望的人手中追討流他血的罪。』

使徒行傳二十章二十六節至三十一節上：『所以我今日向你們見證，我在眾人的血上是潔淨的。因為神的旨意，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告訴你們。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召會，就是祂用自己的血所買來的。我知道我離開以後，必有兇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不愛惜羊群。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說悖謬的話，要勾引門徒跟從他們。所以你們應當儆醒…』

墨西哥眾召會的領頭弟兄們和同工們，被迫必須與眾聖徒交通一個最近在我們國家開始影響主恢復的嚴重問題。這個問題來自一班工人；他們曾經一度在神新約經綸的真理和眾召會的交通上，與主的恢復是一。叫我們傷痛的是，他們逐漸離開主恢復這兩件基本的事。主的恢復是藉著倪柝聲和李常受的職事臨到我們，他們卻偏離了這兩位弟兄的新約職事，去轉向一個基於不同異象的不同教訓。悲哀的是，他們建立起一個宗派的實行，偏離了八十多年來主在我們中間所建立合乎聖經的榜樣。然而，他們宣稱自己是主今日的獨一行動，推崇他們的領袖，說他接受了獨一的託付來為神說話，並帶領西語世界的工作。他們以主恢復的名義，在全球許多國家擴展他們不同的工作；因此他們無論到那裏，都帶進混亂和分裂。我們在本封信的交通是必要的，因為這些製造分裂的工人已經來到墨西哥，企圖在這裏推展他們的工作。所以，我們必須和你們眾人交通，如何面對這個已經臨到我們的問題。

我們所說的，就是來自南美的唐懋毅及其同工的工作。主恢復的同工們，包括李弟兄，多年來對唐弟兄和他的同工一直操練忍耐，因此聖徒們可能不清楚這個工作所造成的難處。事實上，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利用不同的出版，和許多偏差的教訓與實行，正在擴展一個不同的職事。同時，他們大膽的宣稱他們職事和工作的優越，並且大力拓展他們異議的工作，無視於主恢復中已經存在的召會和聖徒。他們甚至在已有召會的地方設立分開的聚會。一面來說，這是一個叫我們眾人傷痛的悲劇；另一面來說，我們不應該感到驚訝或惶恐，因為這對主的恢復，或對新約中的召會歷史來說，都不是新事。使徒保羅就曾警告在以弗所的長老，在他離開之後，這樣的事會發生。

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說悖謬的話，要勾引門徒跟從他們。（使徒行傳二十章三十節）

為了能合適的面對這個問題，聖徒們必須認識這個偏離的根源，它是如何被帶到墨西哥，它的帶領人又對未來有怎樣的計畫。

偏離的根源

一九八四年李弟兄去到巴西，稱讚聖徒們對生命讀經信息的使用，以及他們領悟他說話中要點的能力。然而沒有多久，唐弟兄便開始走獨立的道路，在主恢復中建立他自己的職事和工作。我們可以把他的偏離的根源回溯到一九八五年；那時他開始用他自己的解釋來篡竊倪柝聲和李常受的職事。唐弟兄違背李弟兄先前的評估，宣稱拉丁美洲的聖徒無法明白李常受教導的真理，因此需要唐弟兄替他們消化並解釋李常受的職事。唐弟兄的宣稱是毫無根據的。我們的經歷能夠見證，李常受的職事不需要另外解釋或改寫。全墨西哥的聖徒，包括新得救的，都因著這分職事所啓示的高峰真理而得著豐富。倪柝聲和李常受的時代職事已傳佈到全球各地，並為所有不同文化和教育水平的人所明白、珍賞並實行。這分職事在城市、鄉村、遙遠的島嶼都同樣的有功效。所有地方的所有信徒都能受益於倪弟兄和李弟兄直接、不經過濾的話語。

由於李弟兄從不控制同工們，他並沒有禁止唐懋毅作他單獨的工作；但是，李弟兄多次公開的將一些被違反的屬靈原則帶到光中。他也在私下的交通中，直接、專特的向唐弟兄和他的同工講論這些問題，並明白的表示他不同意他們的實行。我們若讀長老訓練的系列信息，便能知道李弟兄強烈的警告我們，不要在主的恢復裏作分開的工作，不要篡改他的職事，以及在主恢復裏不同出版的危險。他也強烈反對任何同工與在全球其他地區勞苦的同工分開，而有屬自己的區域。他說，這些實行會導致分裂。這些信息是在一九八四到一九九一年間釋放的，但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卻未加以注意。儘管有李弟兄直接且明確的警告，唐弟兄卻反而增加他的出版規模，並擴大他自命的權柄，控制許多南美洲的召會。

因為唐弟兄的工作遠在南美洲，大部分又是在與其他召會隔絕的情形下施行的，所以在主恢復中的大部分，並不知道那裏有怎樣的發展。李弟兄和同工們在這事上操練長久的寬容，一直盼望唐弟兄和他的同工能有所改變。李弟兄於一九九七年到主那裏去之前，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在西班牙語召會中間流傳一封鄙瑣的信函，造成了嚴重的問題。當所有在主恢復中的同工們表達他們對其內容的嚴重關切時，唐弟兄和他的同工也與他們一同寫信給西班牙語的眾召會：

我們同意在主的恢復中並在全地上應當只有一個出版工作，就是出版並發行倪柝聲弟兄和李常受弟兄的著作…我們同意，今天不應該有其他的出版出現，來與這兩位主僕的書籍相競爭，或甚至更糟——將之取代。

然而，我們很快就發現唐弟兄並沒有意思要停止推廣他自己的出版。相反的，他愈發積極的將他的職事和工作輸出到非洲、歐洲、中美洲和北美洲。在主恢復中這樣不同且爭競的職事，給全地許多地方的聖徒帶來混亂和困擾。這樣的情形迫使全球的同工們在聚集的時候，帶著許多的禱告和交通來處理這個問題。有些墨西哥的同工也有分這些聚集。因此，主恢復的眾同工逐漸熟悉這個問題的相關事實。在一次交通中，墨西哥的弟兄們表達他們對唐弟兄的出版物傳佈到其他國家（包括墨西哥）的關切。基於同工們的交通，一位墨西哥的同工告訴唐弟兄，他不應該將他的出版帶到墨西哥。

二〇〇五年，代表主在全球各地恢復的同工們，在愛裏寫信給唐弟兄，清明的表達他們對他在教訓、工作、實行上之偏離的關切，以及對他的工作所造成之混亂和分裂的擔憂。他們勸他要約束自己，只使用倪柝聲和李常受的出版，來執行主恢復的工作。一些墨西哥的同工也有分於那次交通，並印證信中嚴肅的口氣和內容。弟兄們在信中向唐弟兄呼籲，必須認定主恢復中召會、職事和工作的管制原則，就是基督身體的一：

在這末後的日子裏，神所需要完成的，乃是藉著在全地各大洲和每個國家中愛祂的人，建造基督的一個身體。今天在主的恢復裏，這必須是支配我們工作的異象；否則，我們就會重複基督教可悲的歷史，並且進一步攔阻神在地上的定旨。

那封信坦率的指出唐弟兄自己書籍的出版所造成的問題：

因著基督身體在宇宙一面的這個支配異象，我們相當關心今天在主恢復裏我們中間一件特別的事——出版工作的事。…若是有不同執事的多種出版…在我們中間必然會有眾多領導的危險。

不僅如此，同工們也在信中表示，他們接到許多攪擾人的報告，也讀了聽抄的信息，這些內容都揭示出唐弟兄和他的同工不健康的教訓。他們不同的說話包括：唐弟兄已經得到更往前的異象，因此恢復本已經過時了。唐弟兄攪擾人的『新』異象之一，就是宣稱馬太、馬可、路加在寫福音書時不在靈裏。在同工們指出唐弟兄許多其他違背聖經和倪弟兄、李弟兄職事的教訓之後，同工們下結論說：

這樣的講說，實在是與神的話相悖，會引岔信徒，造成異議、分裂、和對身體的破壞。在你的職事和出版物中，這些話是錯誤的、不同的教訓和講說，是與神的話不同的。我們不認同這是新約職事的一部分。

弟兄們也強調，唐弟兄的教訓和出版在全地的召會中產生混淆和爭競。弟兄們請求唐弟兄停止他跟主恢復裏一般性職事的爭競，好解決他所造成的問題。可惜的是，唐弟兄沒有留意那個嚴肅的交通。相反的，他和他的同工宣稱，同工們因為寫信告知他們對他工作的關切，可能已經觸犯了聖靈，並且犯了一個今世來世都不得赦免的罪。

在過去幾年中，唐弟兄和他的同工變得愈來愈極端，堅信他們是『最後的恢復』和『生機的恢復』，與『法理的恢復』相對。他們這樣說的意思是，他們才是當前在靈裏的恢復，與留在倪柝聲和李常受的『法理』職事相對。他們用『法理』一辭來表示規條和死的字句，並把這辭應用於新約裏保羅的職事，以及倪柝聲和李常受的職事。他們認為那些不在他們工作之下的，就是『法理的恢復』；不僅他們已經離開了恢復的這個階段，主也已經離開了。唐弟兄在二〇〇七年九月巴西帕拉西卡巴的特會中，表明了這樣的立場：

但卻有一班人，故意說了，把南美洲巴西說得從恢復裏面岔出去了…他們說，南美洲巴西從恢復裏面出去了。我們要這樣說，南美洲巴西，照聖靈所帶領的，乃是從法理的恢復裏面出去了。

如此，唐弟兄把主今日的恢復稱作『法理的恢復』，是需要脫離的。

這樣的教訓反映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已經偏離正途，形成了圍繞著一位領導人，連同其異象、教訓、實行的宗派工作。他們的工人對他們的異議和分歧也不誠實，反而有時還假裝與主的恢復是一，好『吸引門徒跟隨他們』。因此，所有在墨西哥的聖徒都應該留意這封警告的信，而不被任何『人的欺騙手法』所誘騙（以弗所書四章十四節）。

在墨西哥製造分裂

你們從歷史可以認識，我們在墨西哥的弟兄們，長久以來一直對唐弟兄不同的教訓感到憂心，因而必須採取行動來保護這裏的召會，免受這些教訓的影響。唐弟兄於二〇〇七年在加拿大倫敦的特會中，對主在墨西哥的恢復作出以下評論：

國度的福音一定要傳出去，這是聖經裏的話…但照實行來說，只有我們巴西南美洲在實行。墨西哥我從來沒有聽見過他們說到國度的福音。他們只知道教會、教會，他們

還在教會教會的階段；他們還沒有看見主把我們放在教會裏是為著天國的，他們到現在還沒有這個光。

最近一位在唐弟兄工作中頗為活躍的弟兄，因為工作的關係從巴西搬到 Toluca。這位年輕的弟兄來參加墨西哥市的一些召會聚會，他也在召會的交通中被接納。稍後我們得知，其他唐弟兄的工人也計劃來到 Toluca，在這裏聖徒已經有主的桌子，已經是當地的召會了。因此，我們在二〇〇八年九月三十日寫信給唐弟兄和他的同工，通知他們我們在 Toluca 長久以來的工作，以及在那邊已有聖徒聚集的事實。我們進一步要求他們不要在 Toluca 開始另一個分開的工作，或是分開的聚會，也不要再在已有的召會和工人之外，在墨西哥作任何工作。不僅如此，那封信重複聲明，他們不應該把唐弟兄的職事和出版帶到墨西哥。我們都能見證在墨西哥一個工作所帶進的祝福：

在墨西哥，我們付了極大的代價，才得以在我們所作的一切事上，以相調、配搭的方式，來在一起勞苦…若是任何工人受差至此作工，卻不尊重或寶貝這樣的交通和配搭，我們必定會覺得不妥貼、不愉快。

一位唐弟兄的工人立刻回信說：

…我們無法接受你們在信裏所要求的。我們必須也將會照顧我們的聖徒，無論他們在那裏…但我們不會…在已有召會的地方另有分開的聚會。

他們所拒絕的，是我們要求『不要以單獨、隔絕的方式，差遣任何工人到這個城市，或是墨西哥的任何城市。』在我們的經歷中，在身體的交通中配搭的工作，已被證實為照顧眾聖徒的獨一道路。另外，『我們的聖徒』一辭也顯示唐弟兄工作的宗派特性。說聖徒屬於任何工作或任何工人乃是違背真理的。聖徒也不應該因著語言、國籍或種族而分開。在召會裏，就是在一個新人裏，一切天然的區別都被除去，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歌羅西書三章至十一節）。

唐弟兄的工人在回信時，向墨西哥的弟兄們保證，『我們不會在已有召會的地方另有分開的聚會。』儘管如此保證，在僅僅兩個月之內，就有一隊唐弟兄的工人加入在 Toluca 的那位弟兄，開始了他們自己的聚會，他們稱之為『Toluca 召會的第一次聚集』。既然他們已經接到通知，知道我們在 Toluca 的工作和已經在那裏聚集的聖徒，他們所建立的聚會只能被看作是故意不顧我們的交通，建立了一個宗派，一個分裂。

唐懋毅在墨西哥工作的未來計畫

二〇〇八年九月中旬，在聖保羅有一份公開的報告，陳明一個有計畫、全面性的運動，為要擴展唐弟兄在墨西哥的工作。講者說，唐弟兄的工人會開兩輛箱型車到墨西哥去，載著一百幅標語和幾隊工人。事實上，我們已經接到報告，在已過這一週，已有超過二十五位工人正在前往墨西哥的路上，要來協助進行這個激進的活動，其意圖是要拓展唐弟兄在墨西哥宗派工作。

唐懋毅的工人已經在四個大洲超過三十個已有召會的城市，設立第二個『主的桌子』。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們在墨西哥也會作同樣的事。

即使他們只到沒有召會的地方去，正如他們有時宣稱的，他們在沒有與已有召會和工人交通的情形下所執行的工作，其本身就是產生分裂的。李弟兄告訴我們：

我遺憾的說，有些讀過我們關於地方立場刊物的聖徒，利用地方立場引起分裂。有些人說，他們在某個城市裡接受地方的立場，他們不要與別人有交通。這是真正的分裂。地方立場是為著一，不是為著分裂。我們若接受地方立場作為向其他信徒獨立的

立足點，我們就是分裂的。（李常受著，『享受基督的豐富以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一八八頁）

呼籲要有一個團體的回應

因著當前情勢的急迫，並有鑒於唐弟兄的工作已經建立了在墨西哥的第一個分裂，並且還計畫要打發許多工人到墨西哥，我們必須在同心合意中起來，完成聖經中的囑咐，好保護聖徒不致落入宗派的聚會和分裂的工作。

羅馬書十六章十七節：『弟兄們，那些造成分立和絆跌之事，違反你們所學之教訓的人，我懇求你們要留意，並要避開他們。』

註解二：『在十四章，保羅對於接納在道理或作法上不同的人，十分寬大容讓。但在這裡，他堅決斷然的要我們避開那些持異議、造成分立和絆跌的人。兩面都是為著維持基督身體的一，使我們能過正常的召會生活。』

提多書三章十節：『分門結黨的人，警戒過一兩次，就要拒絕。』

註解二：『爲了在召會中維持良好的秩序，分門結黨和分裂的人，警戒過一兩次，就要拒絕。這是爲著召會的益處，而停止與傳播分裂的人交往。』

因此，如果有人進到你們中間推廣唐懋毅分裂的工作，你們不應該與他們接觸，或是容讓他們進到你們的家中或聚會裏。另一方面，如果有在唐弟兄工作影響下的聖徒，來墨西哥訪問你們或參加召會的聚會，他們應該先被帶到當地的領頭弟兄那裏，好叫他們對召會生活的交通和參與是健康並在光中的。

當我們爲著保護在墨西哥的聖徒、召會和主的工作，而發出此封警告時，我們也願意向所有人清楚聲明，我們承認一切信入基督的人都是我們的弟兄，也是基督身體上同作肢體的。我們也承認其他人在傳揚福音和造就信徒上的貢獻。只要他們傳揚基督，我們就喜樂。然而，正如我們必須實行羅馬書十四章，接納一切基督所接納的人，我們也必須實行羅馬書十六章，留意那些製造分裂的人。因此，我們有必要針對唐懋毅、他的同工和他們的工作，警告在主恢復中的聖徒。

我們請求你們眾人在主面前，清明的考慮此封警告信，並禱告求主保守墨西哥眾召會合一的見證。

Antonio Serna H.

Jesús Flores Noriega

Rigoberto Rodríguez Nájera

Jaime Garcia

Jorge Camacho Acosta

Paul Hon

Mario Medina V.

Antonio Hernandez

Rafael Fernandez Garcia-Navas

Miguel Nájera

Martin Cruz

Ernesto Camacho

Alberto Loredó Briones

Jaime Palacios

Julio Alvarado Durán

Sterling Byassee

【簽名另有存檔記錄】